

## 我在等一场雪

邢占平  
文 摄

每到冬天，太原人总在等一场雪。2023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终于如约而至，尽管雪下得不是那么洋洋洒洒，但人们的兴奋得到了释放。

眼前的雪花就像我飘逸的思绪，飘飘洒洒漫天飞舞。雪是冬日一次美好的邂逅，我们可以围坐在一间茶室里，细品一杯散发着糯米香的普洱，让它温暖雪后的冰冷；或者躺在摇椅里听一曲《被雪覆盖的柔情》，让那一丝渐冷的柔情重新跃动起来；也可以

奔跑在被雪覆盖的原野中，留下一串思念的脚印，让远方的亲人和你一起共享美妙的雪花飘飘。

“须晴日，看红装素裹，分外妖娆。”每当下雪的时候，常常被这首诗词感染着，每次都会情不自禁地默诵一遍。更让我感动的就是雪后那一抹阳光，它让一切都显得那么洁白无瑕，那么晶莹剔透。古今中外，不知有多少赞美雪的诗句，让你痴情于这雪的世界。

雪落下的时候静默无声，但它

在天空飞舞的那一刻，又似千军万马洋洋洒洒让山白了头，让出行的人们发了愁。而孩子们则欢欣鼓舞着，时而掬一把雪团砸向同伴，时而在雪地里打个滚，更多的是在家长的帮助下，堆起了雪人。几个有创意的年轻人更是把雪堆出了一种境界，让人们停下脚步驻足观望，露出赞美的笑容。

一场雪扑到我们面前，冬的气息催开了窗棂上那朵冰冻的凌花。雪，纷纷扬扬地下着，山本无愁，因雪白了头。

女儿的婚事定在10月3日，在河南信阳光山县举办。

信阳地处河南省的最南端，靠近湖北武汉，距太原市有800多公里。我们娘家人一行人沿二广高速出发，贯穿半个山西、几乎整个河南，从早7点到晚7点，用了整整12个小时才到。

应该是靠近武汉的缘故，这边的饮食习惯与太原大不相同。咱们午间酒席上的菜，惯用几凉几热、几荤几素，而信阳这边一上来就是四个热腾腾的锅子，大都以肉食为主，凉菜成了不起眼的配角。家宴、饭店宴请、正式婚宴都是如此，着实感受到信阳美食的肥美滋润，信阳人的朴实热情。

酒店的中式婚礼全程喜庆、顺利，只是在迎亲堵门的环节上闹了一个大大的乌龙，让人忍俊不禁。

临近接亲时，娘家人个个摩拳擦掌、跃跃欲试，准备来个扎扎实实的“阻击战”。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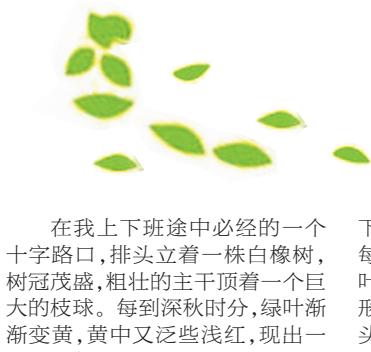
娘的大姨父不放心，到门外“观敌瞭阵”，好让我们有所准备。

等了好一阵儿不见人来，人们渐渐有所松懈。正在这时，门外响起敲门声，堵门的人立刻兴奋起来，早把大姨父在门外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大家纷纷把准备好的说辞一连串甩给门外的接亲队伍，那气势压得门外人仿佛甘拜下风。几轮攻势下来，感觉门外人气太弱了，问什么也说不清，不像接亲队伍。最后仔细听才听清是孩子她大姨父的声音，赶紧开门让他进来，原来是虚惊一场。大家禁不住大笑起来，自我安慰说只当进行了一次彩排。

由于6日要在太原办回门宴。于是婚礼第二日就匆匆往回赶。沿途经过好几个河南的名胜古迹、旅游景点都遗憾地放弃了。不过，既然与河南的亲家联了姻，就有机会领略河南的大好风光，我们十分期待那一天。

## 路口那株白橡树

刘玟鸿



在我上下班途中必经的一个十字路口，排头立着一株白橡树，树冠茂盛，粗壮的主干顶着一个巨大的枝球。每到深秋时分，绿叶渐渐变黄，黄中又泛些浅红，现出一派古铜色的风韵。

我早晨上班过十字路口的时候，红灯亮起，阻在马路对面，隔着路就能看到这棵白橡树。春夏时，它顶一头绿叶，树身以东，平行种着一排高出几个身位、树冠壮大出几倍的垂柳，柳枝先是向上长，终于支撑不住，弯出弧度垂下来，如垂下几叠厚重的绿瀑。在这深绿色背景里，白橡树的绿被掩盖，并不显眼。

绿灯亮起，过十字路口，近距离从树下走过，或是下班回家时被红灯阻在路口，站在这棵树的树荫

下，抬头仰望，伸手拉过树枝细看，每一枝上生着五六片呈羽毛状的叶子，一左一右地列出对称的队形，相扶相守。向南望去，这株排头的白橡树带领着一列黄金榆，枝身瘦削，叶子微黄，它就显出一些特立独行来。

时光流逝，黄金榆的叶愈加金黄，而白橡树不动声色，依然碧绿；榆树上有一片树叶开始飘落，其他叶子顿时就失去了信心，无可奈何地萧萧落下，而白橡树依然绿叶满枝头。黄金榆的叶子即将落尽，枝头光秃秃的，苍老憔悴，只在枝条、枝脚勉强留住几片残叶，潦潦草草地苦捱着时光，绚丽的秋季即将草草收场。此时，白橡树的叶子才开始变色，慢慢妆出古铜色的容颜，

似乎单凭一树滞后的变色期，硬生生地把秋季拉长，锚定了匆匆驶过的岁月之舟，卓尔不群之姿愈加显眼。这棵晚黄的树，如一位秋天的守护神，在秋冬交接之季变色，一下子夺尽了风头，霎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我隔在路口凝视，站在树下仰视，走过去回眸，它装饰了我深秋里的行程……

然而某一日路过，忽见昨天还满枝古铜色的白橡树，毫无预兆突然变得一叶不剩。一夜之间，树叶仿佛集体商量好一起搬走了，搬得干干净净，就像压根就没有长出过一样。白橡树叶子像极了古书里的结拜兄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求同年同月死——它们一生相伴相随，叶绿时相跟着，叶黄时相伴着，



连载



48

李骏虎 著

■ 山西人民出版社

“年不识愁滋味”，孩童时代的我并不能体会父亲的梦想和惆怅，我更醉心于家里每次因为父亲的尝试所带来的巨大改变：有一年家里的火炕上摆满了铺着千百颗鸡蛋的筐箩（在西峡的恐龙博物馆看到那些布满巢穴的巨蛋，总能使我

想起当年这个情形），筐箩上都罩着厚厚的棉被，它们占据着炕上最温暖的中心位置，我们兄妹3个和祖母被挤到角落里去睡。半夜被尿憋醒，总能看到父母小心翼翼地把每个蛋都翻一遍——父亲把灯泡安在一个小纸箱里，箱壁上掏出一个小洞，透过小洞里射出的光线，透视鸡蛋里胚胎的发育情况。20多天后，数百只小鸡都纷纷出壳，我们的生活从早到晚都有啾啾的鸡鸣相伴，一日三餐就在泡了水的小米跟鸡屎混合在一起的特殊味道里下咽了。有一年，宽达三间的堂屋里被隔出了一个火车车厢般的小屋子，里面用青砖垒了一个巨大的炉灶，上面放着一口村里用来杀猪的大铁锅，父亲把原料和水配好，用一根铁锹把费劲地搅动着锅里颜色可疑的糖稀——大概是技术的问题，他熬出的糖

卖不出去，就鼓励家里人用茶缸喝完它，我喝了两次就再也不沾边了——剩下的大半锅糖稀跟铁锅凝结在一起，怎么也撬不下来，只好叫来几个人抬出去，被一个捡破烂的不情不愿地拉走了。

父亲在十里八乡都享有以德服人的美誉，也从不拿公家一针一线，是典型的好干部，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，在带领村民发家致富上，他却是个悲情英雄，在屡次尝试失败之后，他被耗尽了热情和信心，辞去村党支部书记职务，捡拾起文学梦想，去市里的报社做了实习编辑，后来招考到镇政府，成了一名默默无闻的乡镇干部。岁月尘封了父亲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奔小康的梦想。多年后，他已经是一位须发斑白年近七旬的老人，满足于儿孙满堂，岁月静好了。

想起当年这个情形），筐箩上都罩着厚厚的棉被，它们占据着炕上最温暖的中心位置，我们兄妹3个和祖母被挤到角落里去睡。半夜被尿憋醒，总能看到父母小心翼翼地把每个蛋都翻一遍——父亲把灯泡安在一个小纸箱里，箱壁上掏出一个小洞，透过小洞里射出的光线，透视鸡蛋里胚胎的发育情况。20多天后，数百只小鸡都纷纷出壳，我们的生活从早到晚都有啾啾的鸡鸣相伴，一日三餐就在泡了水的小米跟鸡屎混合在一起的特殊味道里下咽了。有一年，宽达三间的堂屋里被隔出了一个火车车厢般的小屋子，里面用青砖垒了一个巨大的炉灶，上面放着一口村里用来杀猪的大铁锅，父亲把原料和水配好，用一根铁锹把费劲地搅动着锅里颜色可疑的糖稀——大概是技术的问题，他熬出的糖

随笔